

杨沫小说选



杨沫小说选

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·长沙

杨沫小说选

责任编辑：高 杉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26,000 印张：11 印数：1——31,4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92 定价：(平装)1.20元 (精装)1.50元



作者近照

目 录

怒 涛.....	(1)
房 客.....	(9)
浮 尸.....	(29)
死与逃.....	(34)
某家庭.....	(42)
七 天.....	(47)
苇塘纪事.....	(79)
永久的怀念.....	(138)
我的医生.....	(145)
汇 报.....	(163)
接小八路.....	(194)
穷光棍结婚.....	(198)
红红的山丹花.....	(213)
素不相识的大娘.....	(229)
幸 福.....	(233)
青春之歌 (电影文学剧本)	(246)

怒 涛

太阳在东方的云端才显成火红的半圆，清晨的寒风凛冽地吹着。郊外的野地里是广漠无边的一片，地里一堆堆坟头似的粪壤，树上的秃枝，构成了荒凉的晨景。一切是寂静，除了枝头不怕冷的麻雀活跃地吱吱叫着。

“工农弟兄们哪，我们是一家人哪……”

野地的破庙里，不知什么时候挤满了人群，从人群里突然发出了悲壮的歌声，象潮水般波散在旷野里。这群人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热烈的激情，在寒风中忘掉一切似的引吭高歌。一阵阵的歌声里充满了悲哀、愤怒与期望。一阵高起来象大海的怒涛奔涌澎湃；一阵低下去又象是潺潺的溪流，低缓呜咽。太阳渐渐升高了，火球似的照耀在寒冷得发抖的一群人身上，大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渐渐庙外也围满了人——一群农夫农妇和一群乡下小孩子用着惊奇的眼光向庙里的人们探望。歌声停止了，庙里的人都走出庙外，于是立刻两群人混成了一群。太阳虽然很高了，但是野外的冷风仍然小刀子一样砭着人们的骨头。大家还都没有开口，一个农夫直爽地抢向这群人说：

“大清早的，你们这些先生们是做什么的呀？”

“我们是找你们来谈话的，并且给你们唱些歌儿听听。你

们实在太辛苦了，一年四季也不得清闲，可是还不易得到饱饭吃……”人群中的美真说话了。她的脸冻得紫红，头发被风吹得左右飘动，她的大眼却含着热情的光射入每个人的心上。

“是呀，你们这些城里的先生们倒很知道我们的苦处。现在是一年比一年难过了，什么东西都贵得出奇，可是我们出产的粮食却卖不到钱。前些天日本小鬼子打靶，官家却强迫我们搬家、腾房子给他们住；还要留下人侍候他们。他们是谁的祖宗呀？这么尊贵！……”一个乡下老太婆额上堆满了劳苦的皱纹，急促得象连珠炮似地一气喷出了这些话。显然，这些话蕴藏在她心中好久好久了，所以一遇机会便毫不犹豫地说出来。

“是呀，我们中国人可被小日本儿欺负坏了！不但你们乡下人不得好过，就是我们在城里念书作事的人又哪里能好过？全中国被鬼子扰得没有一块好过的地方。他们成了我们的皇上，说杀谁，就杀谁，说捕谁，就捕谁。我们要不把他们打出中国去，那我们大家以后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！”四光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粗壮的身体，散乱的头发，可是有一对热情而聪明的眼睛。他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也许因为太激动了，嘴里的沫花飞溅在他旁边人的脸上，使得那个人不由自主地用手遮住了脸。

“先生，你说的话真是对！就象那天，日本鬼打靶，从我们村子外走过，我没想到碰见他们，不知哪个狗养的东西竟用枪把朝着我的后腰狠命地打了几下子，我哭着逃回家，向爸爸说，叫他帮着我去打这些狗东西！爸爸不敢惹他们，说

他们可厉害，还要拿枪弹打死我们呢。到今个我的后腰还痛呢。我要有枪，我不象爸爸那么胆小，我要拿起枪来打死这些狗强盗！……”一个衣衫褴褛的乡下孩子，年纪约莫十三四岁，瘦削的脸上，流露着天真的热情。他一边愤恨地说着，一边摸着后腰，仿佛余痛还在苦恼着他。

一阵无声的默契过后，旷野的寒风中又响起了嘹亮的歌声，歌声播散在广漠的空中，深深系住了每颗沸腾着的心。小孩子们瞪着小眼，张着口，他们很感动地用热情的眼睛望着这群城里的学生。

晚上，城市的街上，映起了万家灯火。虽在寒夜，街头的人、车、还不断匆匆来往。美真一个人踏着归途，向她住着的小胡同里的公寓匆匆奔去。走到那个黑漆漆的小胡同里，美真觉得有点寂寞起来，嘴里就哼哼起歌曲。早晨在旷野中那雄壮的一幕，又映上她的心头。她想着：多么使人感动的诚朴的农民呀！中国决不会灭亡！除了少数汉奸，这千千万万的广大民众谁不燃起了愤怒的火？我做得对！我一定要献身在这伟大的狂涛里……。美真一边想着，一边在她嘴角上泛起了孩子样的愉快的微笑。

开了屋门，美真进到里面，屋子一天没有烟火，显得那么阴森寒冷。昏暗的灯光，静悄悄的院子，更助长了这小屋的冷落。房东跟了进来向美真说：

“今天城外葛庄来了人，说您的小孩子有病了，叫您快些去看看。”

美真听了这话，心里猛然好象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，进来时的活泼顿然消失。她呆呆地向房东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
房东出去了，美真拉了一把椅子，把头倚在桌上，一个活泼的胖孩子在她眼前闪了一下，她想起了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小萍，接着又想起了分居的昭——那个瘦长的固执的大学毕业生，使她心里感到了难忍的悲痛。白天所得到的壮烈的兴奋，一刹间都消失了。小萍瘦弱的悲怨的脸在凝视着她，她忍不住猛然从椅子上跳起，伏在床上哭了。

夜深了，四周的一切都沉入了死静。美真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再也睡不着，墙洞里的老鼠发着瑟瑟的声音。一个温柔的旧梦，又跳上美真的心头。她想起了过去的甜蜜生活，这生活虽然离她已很远了，但现在想来就仿佛是昨日的事。那静静的安谧的日子；那个昭对于她的诚挚的热爱；小萍的灵活的大眼，眯眯的笑容，母子相抱时动人心脾的热情，今晚就都象电影一样在她眼前映放起来。……

如今，昭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她恨起他顽固落后的头脑，妨碍她前进才使她决心离开他。但想起他们最后离别时，她抱着小萍从他的寓所走出来，两人泪眼相对的那一幕，美真禁不住蒙头哭起来了。

美真是一个笃于信仰，富于热情的诚实的女大学生，她长得并不漂亮，但她有一双燃烧似的眼珠，灼灼的含蕴着无限的热力，两条浓而细的长眉，窈窕而活泼的姿态，常常给予初见的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在她十九岁正上大学那年，与昭相爱上了，不久他们就住到了一块儿。她依靠昭的薪金过了三年，又有了现在的小萍。但美真是一个性格奇怪的女人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对于这种安逸的生活，忽然恐惧起来，丈夫和儿子的爱，并不能满足她的精神需求，她想起千千万

万饥寒交迫的人群，使她再不能这样安静地生活下来。但昭却正与她的见解相反，他以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庭，丈夫和孩子，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。他只愿意美真呆在家里好好看管孩子。因为美真实践的努力，他们和平的生活开始剧烈的冲突起来。冲突的结果，他们只有分开了。于是美真抱着五个月的小萍，开始了飘泊生涯。她离开昭，遭到家庭和朋友们的歧视。但她不管这些，穷困没有折服她。只有把小萍从她怀里扔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去寄养，却常使她做母亲的心，感到一种难言的悲痛。

由于一天的劳累，美真毕竟疲乏得入睡了。但小萍的病，象恶魔一样扰乱着她，窗纸才有些发白，她就醒来了。朦胧中看见桌子上那张胖胖的嬉笑着的小萍的照片，又使她陷入了沉思：“如果不是我狠心地离开了他们，我何必受这种痛苦啊！”美真的心开始动摇了，她感到一种奇异的悔恨情绪，使她的心象火一样燃烧。过去的生活给她的印象太深了，虽经过强烈地压抑，使她在忙于工作时候忘掉了这些。但在这样寂静的清晨，连噪舌的麻雀也还没有叫喊的时候，不由得又使她沉入回忆里：那米黄色的小厨柜，厨柜上的两人小照，以及那经常低垂着的绿色窗幔，还有昭的两条热烈的臂膀……小萍躺着的摇篮轻轻的转动……美真不能再想下去了，她咬着自己的下嘴唇，凝望着天花板，静静地忍受着痛苦的侵蚀。天色大亮了，她想去看她的孩子，无精打彩地趴起了床。猛然，她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，这事几乎被她因忧烦而忘掉了。她不能不去，她是一个小领导者。但她这时却没有心绪去，她心里焦虑的想着孩子的病。正在这时，门响了两

下。

“进来。”

四光进来了。——象进来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暖流。他的蓝布衫今天洗得很干净，脸上也刮得很白，眉梢间洋溢着兴奋的笑容。一进门就向美真笑道：

“你怎么起得这样晚呀！忘了那件要紧的事了吧？大家都在等你……”四光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忽然发现了美真的脸色很难看。于是又接着补了一句：“你有病了吗？”

美真让四光坐下，低声地说了一句：“不，我没有病，不过心绪不大好。”

“噢，真奇怪！我从来还没有看见你这样沮丧过！为什么！”四光惊讶地说。

“小孩子病了，我想去看他。今天我不能同你们一块去了。……”美真说到最后一句话，有点儿迟疑，显然的，她有些怕她的同伴笑她情感太脆弱。

“美真，这不对！孩子的病固然要紧，但我们的工作却千百倍重于孩子的病。你已经为了大众的幸福，牺牲了你个人的幸福，如今只为一点小刺激就萎缩了，你自己会感觉惭愧的。”四光庄重地说着。他的眼盯住美真的脸，从他的眼中射出的那种热情希望的光辉，使得美真不得不羞惭地低下了头。

屋子里静默了一会，美真半晌没有开口，结果，还是四光说话了。

“美真，走吧！大家都在等你。你一向是多么勇敢、坚强，怎么会忽然变了？你冷静一下，想想目前的时局是多么危急——敌人昨天又在青岛大批捕杀我们的工人……多少人都

等待你参加。走吧，美真！一到那种场合，立刻你就会忘掉你的痛苦的。今天先派小张去把孩子送进医院，明天你再去看看小孩子不成吗？”

美真把牙一咬，把头一扬，决然地和四光一起走出门来。

大马路上不知从哪里集合了大批的人群，人群象海潮似的向前滚动。许多男女青年的手中拿着各种小旗子，一声声的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汉奸卖国贼！”“中国人起来救中国！”的口号声，山崩海裂般地响彻了云霄。大队继续前进，继续高喊，没有寒意，一个个的额上渗出了大粒的汗珠。渐渐前边四围都布满了军警，军警越来越多，几乎压过了游行的群众。明晃晃的刺刀，粗大的木棒，高举在他们的手上。

“站住！散开！不许走！”军警们的吼声，使一部分群众站住了。却有胆小的鉴于上次的水龙和大刀的教训，几乎要跑出队伍了。但美真却出现在前面的一队里，她高昂着头，手举着旗帜，她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睁得又亮又圆。夜来的愁闷，这时完全忘掉了。她与大队有节奏地同声高喊着：“我们前进呀！前进！冲破各种的障碍，要得到我们的自由！前进吧！前进……”

群众越来越多，军警也越来越多。马路上人山人海。两旁铺户，吓得纷纷要关门，但他们似乎也被这伟大的行列感动得有些犹疑。军警制止无用，群众继续前进，口号声过后接着是更加整齐，更加感人肺腑的救亡歌曲，千万人的高声，变成了巨涛样的怒吼，有的竟是声泪俱下。

忽然群众里面起了大大的骚动，人群象潮水般地倒下去，

军警们的棒子象雨点一样在空中乱飞。只听见“军警先生，我们是一家人呀”的声音，混合着呼声、歌声、脚步声，奏成了混杂高昂的音乐。美真与四光并排走着，高举着他们的小旗继续着大步前进。他们高声喊着：“不当亡国奴！前进呀！我们的队伍永远前进！……”

一九三七年

房客

人的一生不会永远是平淡无奇的，有时会突然来一个急转弯，于是一泻千里地走上了另外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。因为，我自己就有这样一个急转弯……

我叫李天方，原来叫二妞。

一九三三年，十七岁那年，我是北平西单一家公寓里的使女。我原是河北省晋县的农家女儿，爹扛长工，荒年把我卖给了地主傅老爷家。傅太太受不了农村的寂寞，我十二岁上就被他们带到北平来。他们开了公寓，租给学生们住，于是我就成了丫头兼茶房。

阴历年刚过，我们公寓里住上了一位新房客。这是个青年学生。长圆脸，大眼睛，一头浓密的黑发刺猬似的蓬在脑袋上。他的行李简单，刚把一个小被卷往铺板上一扔，就急忙扒在桌上翻起书本来。照例，新房客一到，我就来打开水，抹桌子。这位新房客见我进来了，就放下书本，靠在桌边望着我。望着望着，他忽然走到我跟前，拉起了我的一双手。我吓了一跳，一边缩手，一边怒目望着这个无礼的人。只见他紧锁双眉，指着我一双手轻声说：

“小姑娘，这是冻的，还是打的？”

啊，原来是这样！我错怪他了。因为我虽说已经十七岁

了，但饥饿、凌辱，使得我的个儿只有十一、二岁小孩那般高；我的手呢，它冻坏了，肿得好像两个紫红的便萝卜。再加上我那身穿了五年，补了又补，已经不知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衣，褴褛、丑小，他这么一个漂亮、干净的大学生，怎会对我不好的意思呢？……想到这儿，我忽然羞愧得低下头来，不知不觉有两滴感激的泪水流到破衣襟上。

接着，他又问起我家在哪里，父母做什么？怎么来到傅家的。他的声音柔和、亲切，那双亮亮的黑圆眼，总在我那身破衣裳和那双红肿的手上打转转。他不问还好，一问，我忽然想大哭了。但是我不敢，我忍住。心慌意乱地给他收拾好屋子，我赶快逃走了。

这位房客名字叫张桐，户口上写的是中国大学的学生。

过了两天，早晨，我到他屋里去送洗脸水，低头不语，规规矩矩。可是，他又拉住我的手，象哄小孩似的做了个滑稽的鬼脸，然后把他那刺猬样的头发抓了两抓，瞪着亮亮的黑圆眼，看着我，说：

“二妞，看你的样儿，你大概还烧香、磕头、拜老天爷吧？”

这话问得多希奇！但是他却说对了。傅太太有个小佛堂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她都吃斋、烧香、叩拜。我呢，挨了打，受了气，难受得厉害时，也常偷跑到小佛堂去跪着，默默地向神们诉说我无告的悲苦。

我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对他点点头。

他又说：

“二妞，你这么苦，神仙怎么不来救救你呢？”

又是一个希奇的问题！我抹着桌子低声说：

“是命吧？——神仙管不了这多……”

他哈哈笑了起来，笑得那么天真、爽朗。我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新房客，这个人多么与众不同，又是多么和蔼可亲呵！笑罢了，他一边洗脸一边扭头对我说：

“二姐，你跪拜的那个神仙是不会管你的，可是另外有一个神可专爱管受苦人的事。以后，你拜拜这个神吧。”

“什么神？”我急忙问了一句。

他又笑了，摆着手：“现在不告诉你。……嘿，有个玩意儿你要不要？”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双羊毛手套塞到我手里，又睁大了那亮亮的圆眼睛：“二姐，手可是宝贝，你戴着它吧。”

我拿着手套的手哆嗦起来了，眼泪忽然簌簌地落到手套上。

“二姐，你今年有十二岁了么？”我正在呆想什么，他又问了我一句。

我赶快抹掉眼泪，小声说：

“不，十七啦。”

“啊？……”他的眼睛瞪得更大更圆了，惊奇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，笑着说：

“啊，原来是个大姑娘啦，对不起，失敬啦！”

这个人说话真有味儿。挨着他，就象挨着一个正在爆着火花的大火盆。

这天夜晚，我作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我一个人走在漆黑寒冷的野地里，冻得我抱着双肩慌急地跑。跑着跑着，跑到一